

書叢養修年青

# 基爾高解了樣怎

著 金 爾 奧  
譯 麟 荟

版 出 店 書 風 大

書叢養修年青

基爾高解了樣怎

著 金 爾 奧  
譯 麟 荳

版 出 店 告 風 大

# 怎樣了解高爾基

每冊價錢一元五分

埠外酌加寄費

著者 M. J. 奧爾金  
譯者 茜麟

發行者

總經售處

大風書店  
上海靜安寺路  
海格路二二八號

文光書局

上海法租界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初版

## 前記

關於高爾基的傳記，國內已經出版好幾種了。不過多半是關於他底歷史的記錄。M. J. 奧爾金所著的這本小冊子，雖然僅僅二三萬字，但是卻完全以嶄新的，正確的觀點，和從高爾基思想發展的過程中，認識高爾基前進的道路。因為無論怎樣的天才作家，他的作風決不能不隨着他的時代與環境而變動的。現在的高爾基和早年的高爾基顯然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對於高爾基，必須從俄國革命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上去認識他。關於這一點，這本小冊子中說得很詳細和明確。作者把高爾基文學生涯分成五個時期，并且說明每一時期中的特點，缺點，和與俄國革命發展的

關係。對於高爾基的缺點與錯誤，這兒並不掩飾，這更顯出高爾基是一個怎樣與時代車輪並進的偉大人物。

高爾基不僅是個文學家，並且是個革命政論家。這很少有人說過，這裏卻敍述了高爾基怎樣參加實際的活動，尤其是小冊子運動。高爾基曾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即是把藝術的描寫與新聞文體混合起來。這是戰鬪中最有力的武器。「當他覺得有些東西不能用藝術家的描寫去表現時，他就粗魯地像政論家般用致命的瞄準作直接的猛擊。」「他當時的把藝術家的齒輪掣子，換上新聞記者的大鉗。」所以如果只把高爾基認做一個純粹的文學導師，而忽視他政治上努力的成績，那是對高爾基過低的評價。

不幸這藝術的導師，這時代的戰士，竟於本年六月十八日逝世了。當噩耗傳出的時候，全世界是怎樣的震悼啊！

「高爾基是我們的！」全世界的前進文學青年在叫。

「高爾基是我們的」全世界的勞苦大眾在叫。

不錯，全世界的現代文學青年，全世界的勞苦大眾應該了解高爾基，接受高爾基給我們的遺產。在了解高爾基的時候，譯者相信這一本小冊子，是能給我們很多幫助的。

# 目 次

## 高爾基像

### 前記

- |   |                  |    |
|---|------------------|----|
| 一 | 憂鬱之宮.....        | 一  |
| 二 | 櫻桃的一羣.....       | 一  |
| 三 | 沒有對貧窮的憐憫.....    | 一〇 |
| 四 | 從底層出來.....       | 一四 |
| 五 | 在革命的大旗下.....     | 一八 |
| 六 | 你們甚至不配住在地獄裏..... | 二二 |
| 七 | 寫母親的時期.....      | 二九 |

八

烏利亞諾夫與高爾基.....

三三

2

九

回到舊俄羅斯去.....

三八

一〇

我知道那恐怖是真實的.....

四一

一一

克里姆·賽姆金.....

四四

一二

他是個戰士.....

四七

一三

在新俄文學的搖籃旁.....

五五

一四

革命小冊子的突擊隊員.....

五九

一五

我願以私人資格加入軍隊.....

六四

高爾基年譜.....

七四

附錄

一

高爾基著作中譯表.....

九一

二

高爾基哀榮錄.....

九五

## 一 愛鬱之宮

高爾基的走入俄國文學界，是當時一件很激動的事。他和俄國一般作家的風格是那樣的不同。

俄國文學在九十年代中葉踏入了一個憂鬱的時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革命運動的失敗（指民粹派運動，那時他們想鼓動一個農民革命）以後，支配俄國智識分子的那種絕望情調依舊流行着。真的，在八十年代末崛起的產業底迅速發展，是給俄國一個巨大的改變；真的，工人的活動與數目是在增加，而第一次羣衆鬪爭也已出現了；然而智識分子卻往往落後的。當時俄國智識分子進步的一派是

可以表現於這樣一句「格言」內：「這不是幹大事的時代啊！」適應目前環境；企圖替「窮苦的兄弟們」做些事——或者教他們讀書寫字，或者替「餓餓的農民」捐些款；對於那位戴皇冠的野獸，亞歷山大第三完全取不抵抗主義，而同時卻對被蹂躪的人們表示同情，和對自己的特殊地位表示嫌憎——這不僅是當時一般社會的調子，也是比較進步的文學的調子。

最足以代表這種情緒的是契可夫，一個對於人類性情和人類弱點有銳利的了解底人，他帶着輕快的心情和愉悅的微笑走入文學界，但是很快的便沉入憂鬱情調的黑潭裏了。他的天才愈發展，他的微笑便愈悲哀，他對於生活的態度也愈消沉，他的希望愈遙遠愈朦朧。他希望在有些地方在有一個時候，時勢可以好一些；兩三百年以後，世界上也許會組織起來一個美麗的人類環境。然而在目下，一切總是那樣黑暗，而一般地沒有出路。這一位曾經一度愉快過的有趣味的人，在他作品中往往帶着一種更高的譏諷調子。凡讀過，或在戲臺上瞧過他的《三姊妹》或《凡尼亞舅舅》

舅的，終會了解契可夫悲哀的深處，是由一種朦朧的希求在調和着的。

對於被壓迫者的愛，對於壓迫者的仇恨和鄙視，在契可夫作品中是不會少的。事實上，這是當時俄國文學上主要的調子。但是牠缺乏生動，缺乏積極精神。這是爲情緒而表現情緒。納爾遜的詩在當時俄國智識分子的讀者大衆中廣大地流行着，這位早在二十餘歲便夭折的抒情詩人底作品，在這時，幾千萬本地翻印起來。他的詩只有一種情緒：人類的靈魂在暴風雨之前戰慄。一個受難的人找不到慰藉。一顆心底心弦在低訴着難以聽清，而是唉，那樣悲傷的調子。生活被籠罩在黑雲下，只有凶兆，沒有慰藉。

另一個作家迦爾洵（Garsin）也是很受歡迎的。他是一個對殘酷的生活經驗那樣傷感的人，那真可算是發瘋了（也許他並沒有真的發瘋，但這是一樣的。）他的一本 *Attalea Princeps*，是寫溫室內一株棕樹底故事的，那本書可算他作品的代表。那株樹渴求要獲得自由，牠想呼吸外面的新鮮空氣。但是除了把這牢房的

玻璃窗打破之外，那是沒有辦法的。於是牠長大起來。牠一枝一枝的菴開來。牠終於碰到玻璃屋頂了。牠把玻璃撞破了。但是牠在外邊找到的是什麼呢？一陣寒風使牠顫慄着。雪蓋着牠勝利的皇冠，於是樹給折毀了。自由不是爲這些牢籠中的東西而有的啊。青年的俄國讀到這個故事，便把他自己比作了那顆可愛的樹。

這時文學的潮流是不狹窄的。事實上，托爾斯太底偉大的呼聲還沒有衰弱，托爾斯太還在寫他的復活和其他有力的小說，但是這時他是耽溺在宗教的情緒裏，懇求人們去自愛和作內心中的神的冥想。杜斯退夫斯基是有權威的，但是他的書只引人們到神祕主義和宗教摸索的黑潭裏去。科洛倫科是一個值得敬愛的青年作家，但是他是失敗者，他的小說，雖然是充滿了「人類慈愛的蜜糖」，却是失敗主義的小說。烏斯潘斯基是個城市與鄉村實際生活的探求者，卻瘋狂起來了。他的小說是很自然主義的，提出了問題而沒有答案。這時的俄國文學界認爲一個時髦作家第一件事要有些「憂鬱病」。差不多每個人都這樣說：「我們沒有權利來享樂

生活；我們沒有權利來高聲地笑；這兒不能有豪放的聲音；這是我們的責任，去表示我們都不快樂，以指出我們對於現行制度的不滿。」

(註) 關於書中人物請參考後面人名註釋表。

## 一 罷樓的一羣

在這「憂鬱之宮」中踏入了高爾基，他是和當時流行的調子相反的，他並不憂鬱，而很快樂。他並不悔恨，而很勇敢。他的聲音並不沮喪，而是一個人向這世界叫出來的宏亮的聲音。他對於任何底層的人，都沒有什麼憐憫，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從「底層」出來的。他不僅不作這種憐憫態度，並且粗魯地向這種「憐憫」的作家集團訶笑，似乎說，「用不着你們的憐憫，我們自己會當心我們自家兒的。」在那全世界都在悲愁哀吟呻的時代，只有他，如大風一般地豪放，似乎說，「生命是一個不可抵禦的玩笑底大胡鬧啊！」(Life is one great riot of irresistible fun.)

他第一時期作品（大概自一八九二——一九〇一）內的主人翁，都是傳奇的男子與女人，或是流浪漢（Bosyaks 等於美國的 Hobo，或中國的走江湖跑碼頭的，但並不完全相同，）高爾基的傳奇人物都是帶着超人的力量，和強烈的情緒

的；而他所寫的那些流浪漢，都是有堅強的意志，和藐視法律與秩序的個人。他們大多數都有顯著的個性，有強烈的自尊心，對於傳統社會的道德有很深的鄙視，以及對生命有猛烈的渴求的一羣人。傳奇人物中，如勞哥·左巴(Loyko zobar)殺死那要求他去崇拜她的，那美麗而驕傲的處女娜特(Radda)，是爲了他要救護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見馬加爾·丘特拉 Makar chudra）又如但戈(Danko)，那個心中有烈火的男子，把心從身體內剖出來，高持着，爲了給他的伙伴們照出一條從黑暗叢中通到曠闊的太陽底下去的道路（見老意善吉爾(Old Izergil)），又如老可汗和他兒子共同愛上了一個浮來的哥薩克婦人。他們決定把她丟到海裏去，爲了要使他們中間沒有吃醋的憤恨。但是後來那老可汗摩索林·愛爾·亞斯佛伯又自己縱身從高岩上躍入海裏死了，因爲他沒有東西可以愛了（見老可汗與他兒子），又如那驕傲的鷹不願爬伏在地上，而準備去毀滅於搏鬪之中。「啊！驕傲的鷹呀！在和敵人的搏鬪中，你流血以至於死……然而有一天會到來，你點點的

熱血將在生活的黑暗中像火花般燃起來，將燃起許多心中對自由與光明狂熱的渴求，我們替這勇敢的熱狂來唱一首歌吧！」（見魔之歌）這些是在俄國文學上從未有人道及過的。這把作家們從憂鬱的沉寂中震驚起來。這裏發現一些新的東西了！這是一個真實的挑戰！

而那些流浪漢的人物，卻寫得更擾攘和騷動。這些漂泊無定的「背時的人」，這奇形怪狀，惡俗無賴的櫨禮的一羣，這些一無用處的人，他們在上流社會任何標準下都應該只是被悲憫的目的物；否則，就是那些「比較善心的人們」中間改良活動底目標。這些人物被顯示於這尊貴的世界中，無寧是一種不受歡迎的光輝。拿契爾加胥的例子來說吧。做一個農夫可算是一個高尚的職業了。農夫是一種能在社會中占得一定地位的人。而一個私販，不消說，相反的只是一種匪徒。他也許根本不能被認作是人。但是這兒，契爾加希是一個在敖德薩海港內向外國輪船去竊掠東西的人，而這兒又有從他家鄉來的偶然碰到的伙伴。他們偷運許多私貨，避過海

騎的兵丁，運到城裏去，他們獲得他們應得的酬報。但是這裏有一個多麼不同的區別啊！契爾加希——在生活方式上是強健的，自信的，聰明的，對於危險是勇敢的，不怕的，而對於獲得來的錢財是豁達地懷着一種真正的鄙視的。那農夫加佛立拉卻是貪婪的，卑怯的，呆蠢的，犯了法而又怕王法的，要欺騙他伙伴，而又沒有能力去幹犯罪事情的。他和契爾加希那種雄偉的姿態比起來，只好算一塊爛泥，一個蟲豸，而加希用多麼偉大的姿勢把一卷鈔票向那農夫的臉上拋去而走開呀。「海在怒吼，海把沉重的波浪猛擊着沙灘，波浪擊散開來變成浪花和白沫。雨在鞭着水和大地……風在號……四周的一切充滿了吼聲，號聲，激盪聲。在煙雨浩渺之中，人們看不見天，也看不見海，」契爾加希大踏步走入這太空中間，他自己就如那風與大海一般。